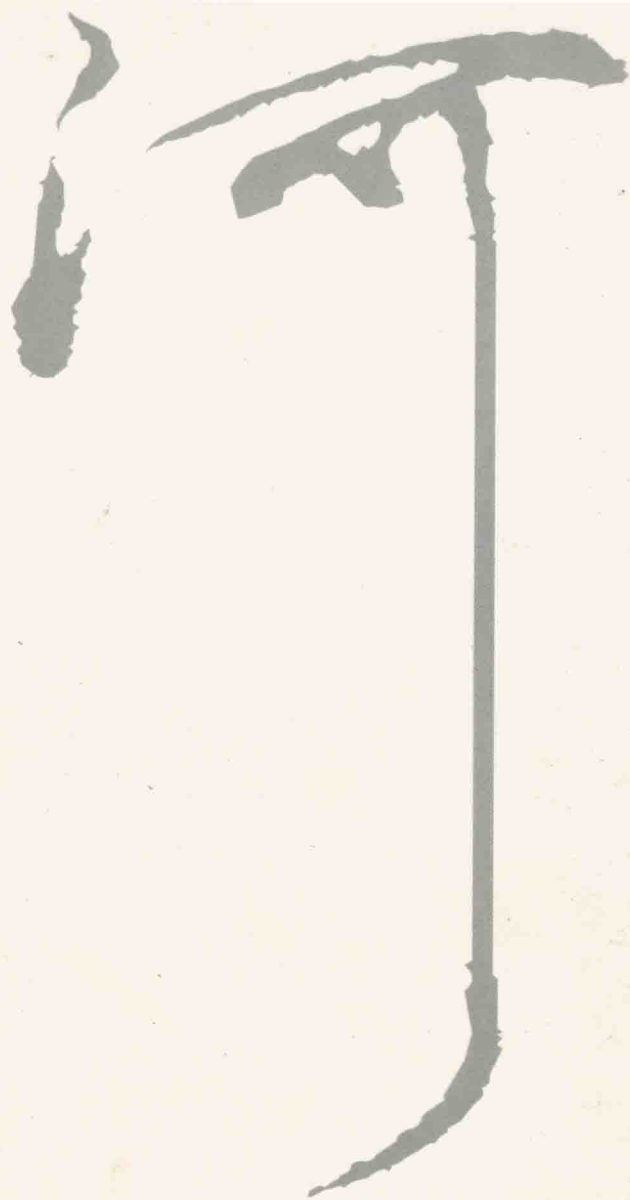




MENGYING
XIANGHE

魏锦 / 著

梦萦乡河

宁夏人民出版社

梦萦乡河

魏 锦 /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萦乡河/魏锦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199—4

I. 梦... II. 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2413 号

梦萦乡河

魏 锦 著

责任编辑 哈若蕙 谭立群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78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199—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细细算来，从我的上一本散文集《走向冰川》结稿，到动手写下这篇自序，刚好是两年的时间。才两年又要出一本散文集，对一个从政者，且本职工作并不清闲的公务人员而言，是难为了一些。

是感动。2005年10月，我的《地球那边的色彩》在报纸上连载之后，接到几位读者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特别用，心地在收藏刊有我的文章的报纸，可还是被别人抢了先，没收全。找到报社，报社说，那段时间报社自留的报纸也被别人找光了。我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当我看到几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别，而且素昧平生的同志，从我的手中接过打印文稿时那份快乐与满足，一种深深的感动充溢心胸。我愿为我的读者有更多的奉献。

是责任。这来自于我的领导。你还应该用文学作品反映人民的生活，提高滨河回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明白，这既是信任鼓励，又是我们宣传思想工作者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基本职责。基于以上双重的责任，两年来，按照组织的要求，在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撰写并发表了近10万字的政论文章的同时，创作了本书收录的60余篇散文随笔。

家乡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故土有作家深情的依恋，家乡人民的生产方式、生存状态永远是作家笔下反复咀嚼的养料。中国的农业用三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所走的路程。在这历史的变化中，前辈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渐渐成为淡远的往事与记忆。但是，尘封过往的印迹，却将留下隔断文明的隐痛。我们没有理由淡忘往事，因为那是有着祖辈勤勉农事、艰苦耕耘、奋斗不息、向往美好的心愿与足迹。或许，这就是我散文中的“农事乡韵”系列的写作初衷。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怎不忆江南。”读古人的诗，热恋家乡的赤子之情跃然纸上。我的家乡被誉为塞北江南。不仅有江南的“湖光水色、玉树琼



枝、楼台亭阁、玲珑剔透”，“水光借天光增辉，天光映湖光增色”，“雪白梨花朵朵云，百鸟朝风芳草青”的温婉的、小桥流水式的景色；更有塞北大漠的雄浑与壮阔，黄河母亲的宽厚与激越。责任驱使我以对家乡的执著深情，饱蘸奔腾着婉辞华章的黄河水，写下了《梨花怡园古城湾》《罗山踏雪》等描写滨河回乡秀美山川的散文。我承认，字里行间有溢美的成分，但众多的人，按我文中的提示，换一副心情，用发现美、寻找美的视角在熟视不惊的山川大地上重新走一遭，又“谁不说俺家乡好”呢？

《地球那边的色彩》是绚丽多姿的。让思想跟着旅行的足迹，是我多年的习惯。用尽可能细腻的笔触描写异国他乡的旖旎风光，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享受，是我的追求。透过发达与繁荣，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求家乡建设的途径，是我的愿望。于是，域外的一组文字多了些思索的空间。

脚在走，心在动。就这样，在责任与良心的驱使下，在虽愚陋但执著的文学情结激励下，在文坛好友的帮助、指点、鼓励下，两年间我“走着、想着、写着”，搭进了所有的业余时间，汇成了这本集子。旨在对我的本职工作起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作用；旨在对关心我的读者以一份回报；旨在鼓舞我的同仁们为肩负的责任增加几份自信和厚重。

散文是易学难工的文体。我明白我的作品属于激情燃烧下的碎片，虽有真情实感，虽有哲理的思辨，但情急中词不达意，瑕疵之处定然有碍观瞻。为此，乞望读者多多赐教。承蒙厚爱，我的散文集《走向冰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之后，宁夏知名文艺评论家、散文家荆竹、朗伟、李凝祥、季栋梁均撰文给予鼓励。借《梦萦乡河》印行之际，特将其收录其中，作为感谢，也作为铭记。

作 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农事乡韵记忆

题 记	(3)
剥 麻	(5)
牛车人拉	(9)
打 场	(12)
积 肥	(15)
淌 水	(18)
磨道长长	(21)
村头巷尾	(25)
瓜棚月下	(28)
井绳悠悠	(31)
柳絮飘飘	(34)
灯影 灯影	(38)
豆荚秧上的露珠	(42)
春风中的期盼	(46)

在那黄河经流的地方

梨花怡园古城湾	(51)
---------------	------



中营堡湖光	(55)
滨河大道礼赞	(58)
罗山踏雪	(61)
哈巴湖觅踪	(65)
古峡听涛	(68)
情迷金沙湾	(71)
守望秦渠	(74)
古灵州醒诗	(77)
太阳山的光芒	(87)

地球那边的色彩

题 记	(99)
春到墨尔本	(100)
库克船长的小屋	(104)
迷人的牧场	(107)
排着队挤奶去	(110)
标新立异看悉尼	(113)
麦考琪夫人的椅子	(117)
商店也兴双休日	(120)
碰一下南太平洋的浪	(123)
企鹅与袋鼠	(126)
举手投足之间	(129)
毛利人和他们的村寨	(132)
草地下的议会大厦	(136)
寻找阳光	(139)
飞机上，满月的婴儿	(142)
宁夏文化到澳洲	(146)

美洲十日

题 记	(151)
惊心动魄好莱坞	(152)
异彩纷呈好莱坞	(154)
洛杉矶市长的烦恼	(156)
荒漠之城——拉斯维加斯	(158)
走进美国家庭	(161)
乐园、战场、坟墓	(164)
过桥费扔在了马路上	(167)
绿阴之都华盛顿	(170)
“政治”特区华盛顿	(172)
水、阳光、空气	(174)
悄声说话 避让走路	(177)
月是故乡明	(180)

雾中的风景

生命的意义	(185)
面对感动	(188)
智者服输	(191)
人之初	(194)
善璋其人	(197)
也说散文	(200)
缺席无言	(203)
雾中的风景	(206)
杏林树下	(209)
激情与责任的使然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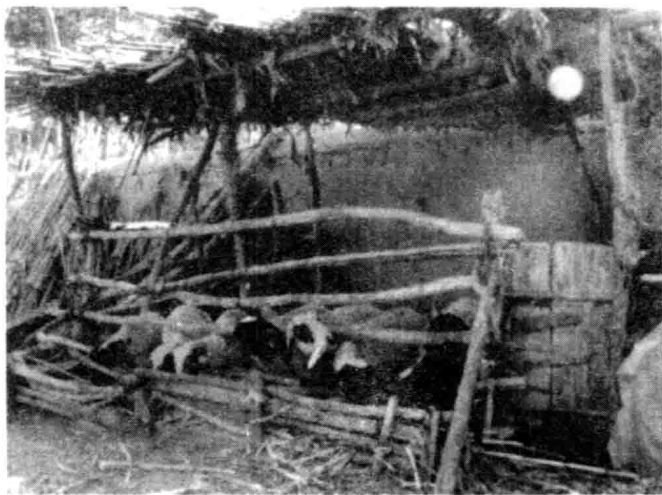


附录

《走向冰川》的“民间性”	荆 竹 (215)
人民生活热情而真诚的歌唱者	
——读魏锦先生散文集《走向冰川》	郎 伟 (221)
理想之光照	李 祥 (225)
朴素的光芒	季栋梁 (229)

■ 农事乡韵记忆

乡村的夜是静谧的，低矮的磨房闪烁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永远也没有尽头的磨道上，传来低沉的石磨的声响。惊起几声鸡鸣，几声狗叫。





题 记

朋友，您见过十几个人拉着一人多高的木轮车，在乡间的小路上疯跑的情景吗？您见过几十头牲畜拉着石碾排成长蛇阵，在麦场上转着圈“打麦子”的壮观场面吗？您见过田野上比玉米还高的“庄稼”吗……这些就是我所要写的农事记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中，在塞北江南的宁夏平原的乡村，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亮丽风景。

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1979年之后，改革像蒸汽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一样，让我的父辈们人老几辈子在生产实践中摸索的、并逐步完善且精美绝伦的许多农事，仅几年的工夫便销声匿迹。问与当今的年轻人，有的只依稀记得，绝大多数则闻所未闻。简述几个场景，他们竟觉得不仅稀奇而且好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也同样伴随着耐人寻味的乡韵、童趣。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出，曾与那些农事相伴相生的半个文人，便有了一种“痛说革命家史”的冲动，和为我的父辈们也曾在那个年代波澜壮阔过，留下点文字资料的责任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已使伴随着那些往事的很多物件，如今连个“头蹄耳筋”也很难找到，很多场景很少有照片记录，如同云烟弥散在了空气中。我担心待我们这一辈人也下世之后谁与人说。

最近读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章，我明白，我所说的这些农事场景和乡韵记忆，虽归不到这一类，但它们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波澜壮阔地流淌过，而且又很少见诸笔端。今天的农村是发展了、变化了、前进了，但是放眼世界，先进国家已经采用卫星定位系统控制农业机

械耕地、播种、收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记住过去以增加幸福感，明白未来以增强紧迫感。这就是我要记下这些文字的初衷。



剥 麻

麻，草本植物，种类很多，茎皮纤维通常也叫麻，可以结绳索，织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麻匹与农家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纳鞋底、拴牲畜、捆绑杂物，几乎随时离不开它。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尼纶绳的出现和化纤产品进入织布行业，曾经在宁夏平原广袤的田野上，以身材最高最苗条（通常直径一厘米左右，高两到三米）成片生长，高出玉米许多，最壮观，而得意了几十年的绿色植物——麻，从前台退到了后台。如今人们再也看不到成片的麻田那绿得可人，密得只能透风，高得随风整体摇曳时，只有站在房顶才能看到它的绰约丰姿的风景了。人们只有在农贸市场才能找到偶尔现身的麻产品——线麻。

麻的生长期通常比小麦多一个月。收割麻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活计。不仅镰刀要快、割茬要低，还要有足够的身高贴着，保证割下来的青麻不被折断。麻收割之后要拉到水坑里沤上八到十天。所谓沤麻，就是把打成小捆的绿麻秆，在大水坑中一件一件码成船形大垛，在上面苫上柴和泥巴，让麻秆完全浸泡在水中，直到水坑的水发出难闻的臭味。拉上来晒干，把包在麻秆上的纤维剥去，这才算完成了收获的全过程。而这剥麻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最麻烦的一项劳作。

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剥麻场景是在 1956 年的早春二月。初春的太阳似从水里捞出来挂在天空，虽也洒下亮亮的光芒，看起来也有几分热烈，可照到人身上温暖的意思不是很大，只有站在南墙根避开西北风的料峭寒意，才有些许的暖和。村子靠南墙的空地上，一家一户扛出了自家成捆的麻秆摊开立在南墙上，开始了对最后一茬庄稼的最后收获。他们剥

得小心翼翼，他们剥得意满志得。刚刚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们，一年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的开销，都指望着从这身材纤细的麻秆中撕扯出呢。说撕扯，不仅仅是从种麻到沤麻、晒麻、堆麻，要历经大半年的艰辛，关键是剥麻它太麻烦，太需要技术，太需要耐心。搞得不好，手被划破还剥不出好麻。必须拿起一根麻秆后，在太头 60~80 公分处折断，把麻秆一破为二，先理出大头的麻匹夹在左手缝里，然后右手顺着麻秆的下部使劲顺着下滑，左右手同时用力，张开满弓的架势反复两次，才能扯出一根麻秆的一半纤维。剥出一斤麻匹，双臂要如此往复上万次，那辛苦可想而知。

“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呀得瓜呀，种豆呀得豆呀……”我家的南墙根下，母亲请来的我干妈的几个女儿身着红花棉袄，“咔嚓，哧……咔嚓，哧”，双臂挥舞，歌声悠扬。她们忘记了春寒，忘记了手臂的酸痛，用心地唱着、剥着。看她们的样子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舞蹈，引来了好几个小孩子前蹦后跳。在我不谙世事的心灵中，我的那几位干姐姐剥麻的飘逸，成为我至今挥之不去的最亮丽的风景。

我大脑皮层中留下的第二个剥麻场景是在 1966 年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从县城中学走 18 里路回到村头，还没下公路，远远就看见离公路不到 100 米的生产队 10 亩地大的打麦场上，满满当当二三百人，男女老少排成十多路横队双臂分合起承，演奏着剥麻的广场交响曲。那时候是人民公社成绩辉煌的岁月，生产队组织生产喜欢搞大场面，以显示人民公社的威力。一个人剥麻至少需要 3 平方米的场地。一张长条凳，一捆麻秆呈 30°角斜担在凳子上，像放倒的竖琴。几百条长凳子担着麻秆摆在场上，那简直是一支庞大的乐队，壮观极了。历经“低标准”的人们吃饱了穿暖了，脸上告别了草绿色，张扬着温饱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满足。剥麻现场，红男绿女有说有笑，歌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剥麻的声音，绘就了一幅特殊的宁夏平原剥麻图。麻匹雪亮打成捆，麻柴渗白堆成堆。只可惜那年月没有条件留下这景象。

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第三个剥麻场景里没有亮色，没有歌声，有的只是昏暗的灯光里，飘浮翻飞的麻灰和“咔嚓咔嚓”永无休止的噪音。



从1966年那个大场面之后的第三年开始，七八年时间里，每到冬天夜幕拉严的时候，我家的三间屋里就成了剥麻的战场。文革开始，搞乱了社会秩序，也搞活了生产队长的思想。在继续大场面、大呼隆以满足某些活计的必需和政治的需要外，一些活计开始实行了定额承包制，以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而剥麻的工作很自然地由集体劳作转入到一家一户。每年秋收结束进入冬季，生产队按照每家的人口和劳力情况，把麻秆用称重量的形式分给家家户户，规定了每斤麻秆必须上交剥出线麻的定额，由各家利用农闲的空余时间按期完成任务。那时的农村大田里总有永远也干不完的活计。我参加工作在外，通常一两周才能回家一趟，两个妹妹还小，分配给我家的剥麻任务只能靠父母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完成。在那些年月的冬季里，每次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父母亲总把麻秆拿进屋，噼噼啪啪地进入劳作状态。母亲坐在炕沿上，为了不相互干扰，父亲站在地上，屋子小行不开，父亲干脆站在长条凳上，在空间找战场。从傍晚到凌晨，五六个小时，屋子里灯光昏暗，麻灰乱飞，呛得人直咳嗽，可是没办法，只能那样干。心疼父母，每每此时，我总要参与进去替父母分担一些。可我剥麻的技术太臭，断麻太多，怕影响上交线麻的定额，母亲总要把我剥下的麻秆再折一遍。我惭愧，但又毫无办法，往往只好作罢。冬日的夜长，可父母亲剥麻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到了快交麻的日子，我往往是在父母“噼噼啪啪”的剥麻声中睡去，一觉醒来两三点了，弥漫的灰尘中父母还在仔细地剥着，奋力地挥动着双臂。其实，不只是我家，在那些年月，冬天的夜晚，宁夏平原川区的农民们，家家户户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劳动，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二三百个工分，来年底能分几个钱还得另说。然而农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职责，必须认真地完成。

到了交麻的日子，往往又成了农户们一比高下的时刻。技术好的人家，不仅打起的麻捆顺溜，好看，定额足斤足两。技术不好的，不仅短斤少两而且皮毛也不光亮。农民们虽然没什么地位，但绝大多数也是要面子的。也因此，到了交麻的那一天晚上，又是一些家庭夫妻吵架的日子。丢了面子又倒扣了工分，相互埋怨，咒骂队长不公平便成了常有的

事。有一年，一家交麻时被查出在麻捆里塞了一块砖头，这可大祸临头了。那是兴批斗的年月，全队社员大会上，男女主人被拉到粪堆上，痛哭流涕，众目睽睽之下，狠斗“私”字一闪念。队长声嘶力竭，几个平时有成见的人火上浇油，直到男女主人交代出为了给有病的孩子买二斤肉，偷偷卖掉了一斤线麻，愿意接受一个月的劳动改造，批斗会才算结束。剥麻的场面里有欢歌、有笑语，更有我们父辈们辛酸的劳动往事。直到有一年，队上宣布不再种麻了，我从心里为这讨厌的一份劳动告别我的父老乡亲而高兴。虽然大家心里清楚，自此生产队又少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但农民们如释重负，这份辛苦不受也罢。远去了剥麻的风景，留下的是几代人为生存而艰辛劳作的心灵伤痕。

站在家乡曾经种麻的田埂上，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尼纶绳的出现，假设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依然离不开牛、驴、骡、马，农民们靠什么去给牲畜们拴套？如果人们穿衣，依然主要靠麻织品，那么，种麻、沤麻、剥麻的艰苦劳作怎么可能与农民们远去。于此，我也一直在追问，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2006年1月2日